



北碚党史资料彙編

第 二 輯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 九 八 四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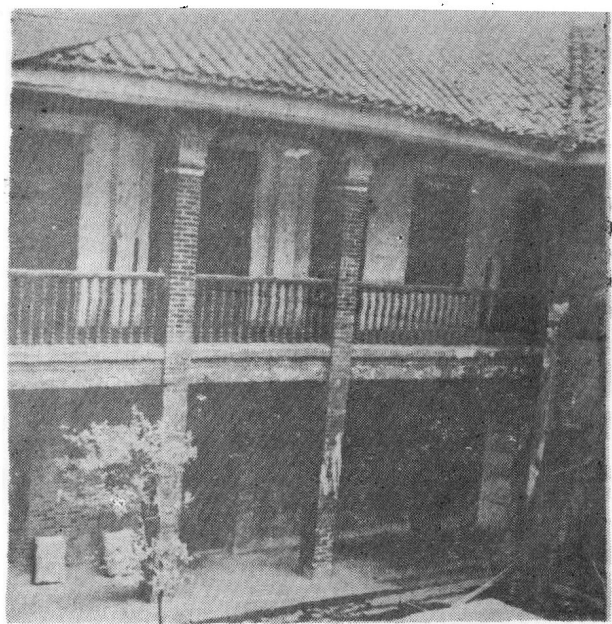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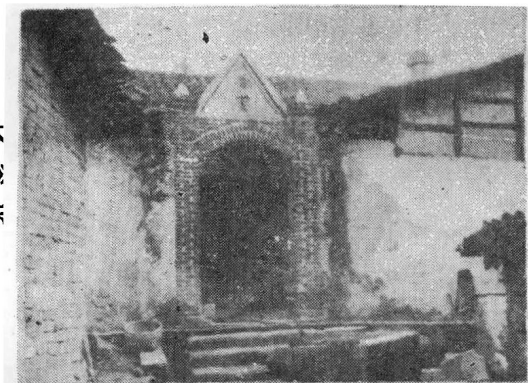
北碚党史资料彙編

第 二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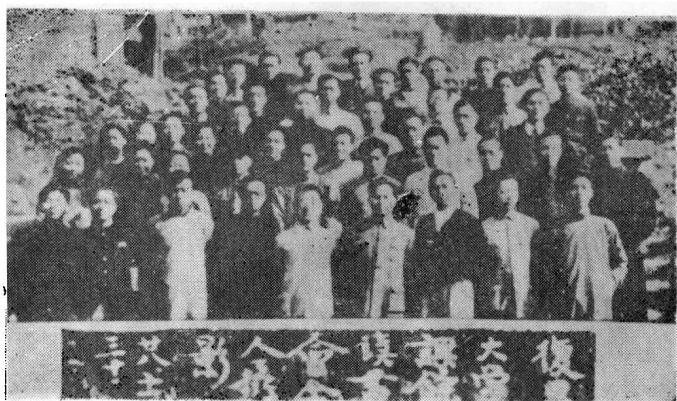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 九 八 四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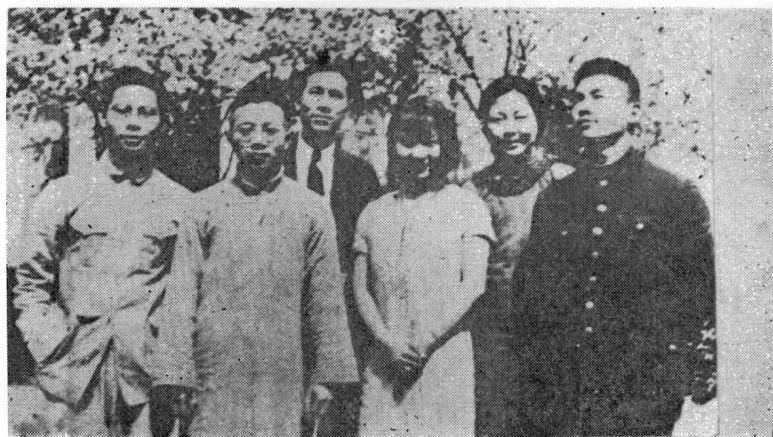
右图：复旦大学《中国学生导报》社遗址——北碚东阳镇“潜庐”。



育才学校自然组旧址。后为勉仁文学院校舍（即现北温泉派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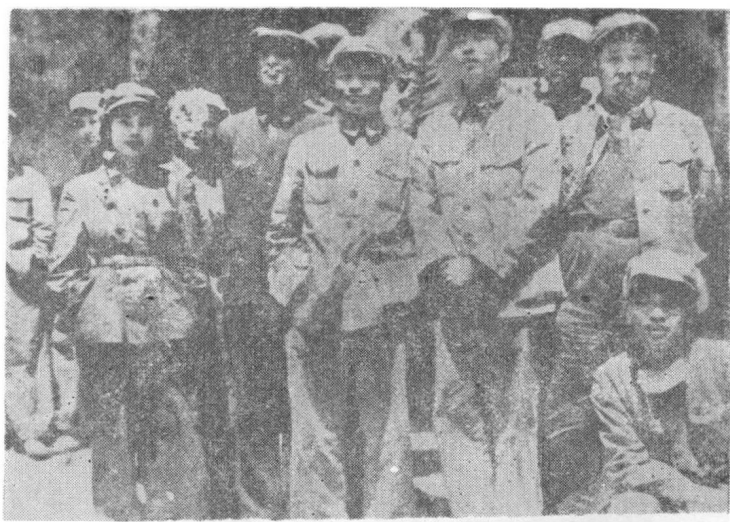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课余读书会”成员合影。



一九三八年春，复旦《文种》社在北温泉欢送赴延安同学留影。左起：前排沈钧、拱德明、沈大经、后排白汝瑗、王洁之、蒋兰君。



相辉学院“四、二一”学运宣传队员被国民党重庆当局关押在正阳学院，脱险返碛途中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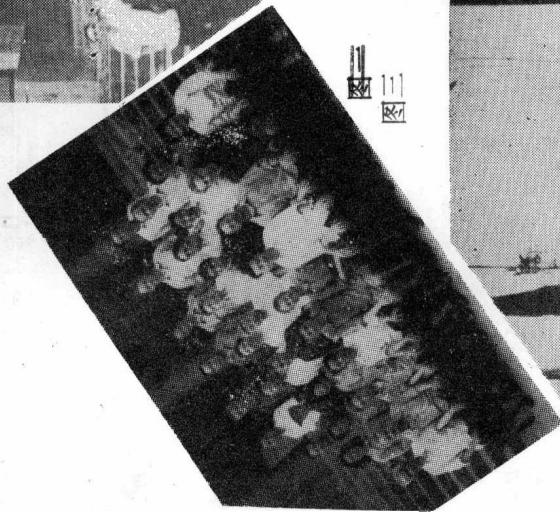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春，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西南代表团成员与团中央领导同志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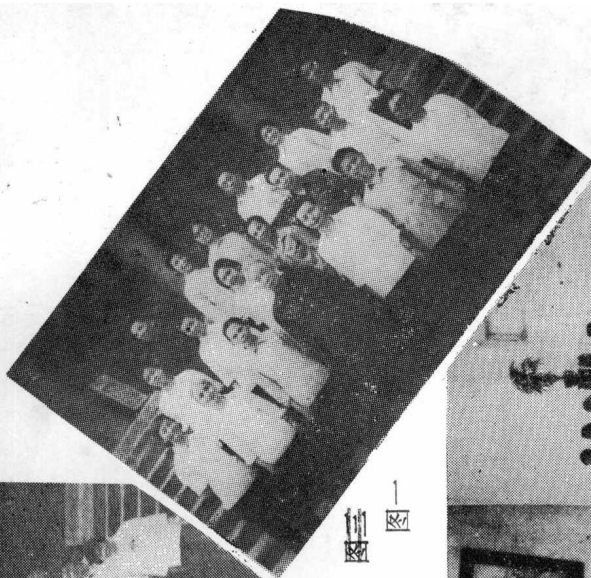
前右起：吕坪（四川代表、乡村建设学院学生）、廖承志、蒋南翔、冯文彬、张学诗。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一



图四



北碚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学运史料座谈会。图一、中、小学代表。图二、勉仁文学院代表。图三、乡建学院代表。图四、相辉学院代表在座谈。

目 录

抗战胜利前后复旦大学的一些斗争·····	邹剑秋 (1)
我在复旦大学的革命活动·····	李吉光 (6)
回忆在复旦大学参加办《中国学生导报》和 保护洪琛教授的斗争·····	郑 华 (10)

育才学校党的革命活动·····	张再为 (14)
-----------------	------------

乡村建设学院“六、一”

大逮捕的经过·····	卢本初 (27)
回忆在乡村建设学院的一些斗争情况·····	吕应生 (30)
中共乡村建设学院支部的建立及对 “抗暴”运动的领导·····	甘光余 (34)
乡村建设学院革命活动的一些情况·····	李国音 (41)
乡村建设学院“六、一”事件后的 日日夜夜·····	杜学政 (46)

相辉学院学生运动的一些回忆·····	金成林 (53)
相辉学院的争生存斗争·····	徐铭增 (60)

对勉仁文学院学生运动的点滴回忆·····	唐宦存 (67)
怀友纪事·····	答相舜 (76)

李培根和戴克宇谈中国公学附属中学

特支的一些情况·····	唐宦存整理 (79)
--------------	--------------

青木关中学参加“四、二一”学生运动

前后的回忆……………江特书（82）

北碚师范学校的“抗暴”运动……………苟超（89）

勉仁中学的一些革命活动……………唐宦存（94）

民青社在女师附中

……………唐开秀、余本芳、孙毅华（100）

一九四九年五月北碚小学教师的

罢教斗争……………苟超（107）

川西地下党组织在北碚的活动情况……………李惠春（113）

袁载春谈在北碚发展组织

……………唐永行、李萱华整理（116）

学生运动是冲击反动政权的重要力量……………徐非迟（120）

重庆《挺进报》事件对北碚的影响……………唐永行（130）

抗战胜利前后复旦大学的一些斗争

邹剑秋

我是广东揭阳县人，一九三九年在揭阳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四年秋天到北碚夏坝复旦大学读书。那时，还没有接上党的关系，对于重庆的政治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是从在重庆的我的广东同乡那里知道的。到复旦后，进先修班，班里有很多华侨同学。

那时，是荫蔽时期，不发展党员，失掉党的关系的同志也不恢复组织关系。复旦大学党的工作是通过一个由党领导的核心小组来进行的。这个核心小组是由一些党员和暂时失掉党的关系的同志为主组成的。成员有杜栖梧、张靖琳、金本富、黄绍本和我。另外几个当时还不是党员的有：张廉云（张自忠的女儿）、田歌、张秉寰、万泉溪、金鉴然也参加过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河南的同学，名字记不清楚了。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在复旦组织学生运动的工作班子，完成党交的任务。南方局通过朱语今对我们实行领导，朱语今当时是南方局青委的成员，书记是刘光。

通过我们的工作，在学校里先后成立了三十二个社团。我们所进行的活动，是由核心小组通过学校进步的三十二个社团，以及部分进步教授来实现的。进步教授有：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卢于道、洪琛、章靳以、张明养、张孟闻、方令孺等。学校有学生一千五、六百人。在核心小组领导下的三十二个社团周围，团结了八百多同学。他们是信得

过的，可以依靠的进步力量。反动势力那边也组织了三十三个社团，大概有两、三百人，有的社团甚至只有一个人，其余是中间力量。

进步同学的活动中心在新闻馆。馆里有收音室、印刷室、会议室、办公室、阅览室、图书室。通过每天晚上收听延安电台新闻，进行传播。电台消息的传播，大大鼓舞了广大积极分子。如：毛主席来重庆谈判，国民党宣布了所谓“四项诺言”，很多人认为，国民党会同意共产党的条件、实现和平。我们及时向群众宣传，指出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轻信，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帮助群众认清形势。时间长了，大家把新闻馆誉为“夏坝的延安”。

进步教授在斗争中是一支重要力量。陈望道是新闻系主任，他想到延安去，但跑不出青木关，因为有人监视他，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做什么，把意图告诉我，我可以利用我的岗位帮你们的忙”。

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李先念的部队在湖北宣化店建立根据地，很需要干部，复旦动员了大批积极分子到那里去工作。大约有一、两百人（由于都是单线联系动员，具体数字不准确）。当然，不光是到那里去，还有到延安去、到农村去准备建立根据地的。陈以文同学负责联络，他的任务是把这里分批去的同志，一批批从重庆送到万县，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再转到湖北。《新华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

我们还办了一个“中国学生导报”，由新华日报印刷厂印刷、发行量很大。学生导报对复旦、北碚、重庆的抗日宣传、学生运动以及川东地区的抗日宣传，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核心小组对导报的编写方针、力量组织、干部配备都讨

论过。通过杜栖梧去联系学生导报，负责人是杜子才、陈以文。

北碚东阳镇有个“潜庐”的房子，进门正面是陈望道的卧室和厅堂，左边为“导报”办公室，右三间房子是核心小组活动的地方，杜栖梧住在这里。

复旦大学校内的斗争，据了解，在四二、三年主要是组织一些生活性的斗争，如为新生服务。四四年开始变化，开学时为新生服务，平时还注意掌握伙食团，把办好伙食作为团结同学，扩大影响的手段。但我们更注意使生活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我们人多、力量大、占优势。但是，反动势力是当权者，所以，那时的斗争还是十分激烈的。

四五、四六年有“文学窗”、“史地学会”、“新闻学会”、“中文学会”、“两广同学会”等三十多个社团。掌握这些社团组织的领导权是经过斗争的。国民党、三青团他们也掌握了一些组织的领导权。因此，每学期开学，在改选各系学会的干事会时，斗争尤为激烈。反动势力和我们进行过多次较量，新闻、中文、历史等系我们是牢牢控制住的。政治系、银行系他们的力量强些。但他们掌握的各系学会干事会不多。有时在有的系里，出现了“联合政府”的形式，各占一定席位，斗争更加激烈。

复旦大学敌我斗争是复杂尖锐的，有几次大的斗争。如：

国是讨论会，大约是一九四四年冬，日本打到贵州独山，国民党已经把部分档案西运，重庆有沦陷的可能。我们发动各系讨论形势，提应变办法。很多同学提出上山打游击，洪琛教授说，打游击不但要多准备草鞋，而且要多准备盐巴。可见当时形势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反动势力对我们实行白色恐怖，把朝阳学院的一个学生弄死了，喉咙

挖了个洞，还把生殖器也挖掉，扔到我们住的一斋到嘉陵江边去洗脸的地方进行威胁。

抗日战争胜利了，旧政协开会。我们抓住这个时机，组织了“和平建国讨论会”，提出我们的国是主张，要求组织联合政府，军事民主化等，铅印出来送到旧政协会上去，每个政协委员都有一份。实际上，我们是把党的主张变成了复旦同学的意见和要求。

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利用张莘夫事件，搞全国性的反苏游行，敌人打“爱国”的旗帜来组织发动，我们也不好公开反对。就以“情况不明”为由，要同学们不去参加。能劝说不去的，我们就尽量做工作。后来，敌人用车、船拉走两、三百人去重庆游行。教授去的还发给了相当于一个月伙食费的“舆马费”。历史系同学蒋当翘在“谷风”壁报上，揭露这次游行的反动实质，敌人抓住借口，把“谷风”负责人庄明之抓到学校国民党旗杆下罚跪和“公审”。我们把反动学生包围住，洪霖站在斗争最前面，保护学生，支持我们和反动势力作斗争。

为打击国民党特务学生的反动气焰，提出了罢课罢教、保障人生自由。以广东同学会的名义，向训导长提出了警告，要求开除但家瑞。在广大同学和教职工的支持下，学校开除了但家瑞，同时也给蒋当翘同学记了大过处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件，我送蒋离开了复旦大学，在依凤场一个中学躲了一段时间后，去解放区。这个事件被称为“谷风事件”，《新华日报》作了详细报导。

不久，学校放了暑假，我准备在学校养病。后来接到通知，国民党反动当局要逮捕复旦大学进步同学，有一百多人，其中有我，有许允文。于是，我组织了四十几个同学，

从北碚体育场出发，经绵阳、剑阁离开四川，转道宝鸡，到了上海。

（邹剑秋同志现任上海复旦大学付校长）

唐宦存、王学文访问整理一九八三年七月

我在复旦大学的革命活动

李吉光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邻水县工作过，当时邻水党组织属北碚中心县委领导，后来，考入复旦大学。在北碚有三年时间，搞过一些革命活动，对北碚地下党的情况也了解一些。

我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在万县师范参加“民先”的，三九年二月入党，三九年八月到四〇年八月，在长寿任太平支部书记，并代理过县的特支书记。四〇年八月，任邻水县特支委员兼城区总支书记。当时县的特支书记是李家庆，这时邻水属梁平中心县委领导。梁平中心县委书记是向远。四一年下半年，向远调任北碚中心县委书记，邻水又划归北碚中心县委领导。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到了北碚，考入复旦大学农艺系读书。当时，李家庆也到了北碚，我就一直在向远和李家庆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在北碚我主要负责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负责邻水县西区党的工作，还有东区一些没有暴露的党员，由我个别联系，暴露的和半暴露的由甘复中领导，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党员，也由我个别联系。如张良忠（他是邻水人，到了重庆）、陈子凡（他从邻水迁到了长寿，定期与我联系，是我的助手，他有半年时间，曾在北碚白庙子教书）、唐咏梅（合川人，住在重庆）。

二是在北碚的工作。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我到了复旦大学以后，邻水有一些党员和进步群众也到了北碚，黄楠一些小

学教师也与我比较接近，在一九四四年到四六年，我组织他们开展过一些革命活动。如秦建国，他也是四三年七月到北碚的，在邻水参加过“民青”，以后入了党，在黄桷十九保国民学校教书，四四年上半年组织了读书会，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志。又如鲁远步，在东阳乡农村小学教书，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许多进步活动。还有余伯坚，当时工作很积极，深入到农村做工作，团结了一批教师，开展了很多革命活动。此外，还有两个进步群众，当时表现是好的，一个叫郭文辉（民青），在金刚碑当税收员，我们地下工作的一些经费，他捐献了不少，有的党员和进步同志有困难，也在经济上给了些支持，还作过许多群众工作，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们没有发展他入党，但其工作成绩是应该肯定的。还有一个叫秦志庸（也是民青），在北碚图书馆工作，曾经掩护过一些党员和进步同志，在困难时期，一些同志路过北碚，在他那里住，他在经济上也作过一些帮助。一九四六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时，我把余伯坚、鲁远步这些人的关系交给当时北碚党的负责人李家庆。

三是在复旦大学的工作。复旦大学有两个组织是很有名的，一个是《学生导报社》，是地下党领导的，主要是陈以文、杜子才等同志搞的，我参与了一些工作，但没有担任领导职务，参加《学生导报社》的有一千多人，导报发行的范围也很广。还有一个组织，叫“民主青年社”，是个群众组织，是我提出和支持李君甫搞起来的，是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是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知行学社联合办的，参加学生有数百人。李君甫曾经和我说过，叫我到农工民主党中央担任组织处长，我说我曾经是共产党员，不去作这个工作。这两个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过许多革命活动，团结教育

了大批青年学生。如日本帝国主义打到贵州独山以后，国民党不积极抗战，我们曾动员一些学生和邻水的同志组织打游击。如在贵州的张志刚回到了邻水，准备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在校内还组织了反美游行。对特务陈昂德的斗争，保护进步教授洪琛。有一次陈昂德组织一些特务学生把一个进步学生弄来跪在旗杆下，洪琛看到了，说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把这个进步学生带走了，要求校长章益开除特务学生，学校被迫挂牌把特务学生开除了，这对特务和三青团组织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还有当时《新华日报》在复旦发行比较广泛，在学校传播进步思想，反动派对此恨之入骨，把送报的报童打伤了，特务还企图抢走订阅单，报童很机智地把订阅单撕碎，吃进肚子里，进步学生保护了报童的安全，把报童转移走了。使《新华日报》继续在校发行。

复旦校内斗争很尖锐。在选举学生会、系会、学会负责人时，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斗争很激烈，甚至两派还为此打架。反动势力有一帮打手，进步学生这边也有很勇敢的，不畏强暴的，经过斗争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如新闻系和历史系进步力量最大，新闻系主任是陈望道，积极支持进步力量的斗争，使工作开展得很好。

当时我的组织关系不在学校，也没有在学校发展党员，只是与一些同志在工作上配合，进行斗争。如经济系的杨奚勤、会计系的施隆炳、农艺系的蒙泽良、李君甫、法律系的蔡铁焰等我们都配合得很好。这些同志当时有的是党员，有的以后入了党。

下面谈谈向远和刘石泉的情况。我到复旦大学后，李家庆把我的关系交给了向远，我和向远有较多的接触，我觉得向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我们定期在黄桷或北碚见面，他很机